

把事情留给他做

□杨鸟芝

小区附近的街角有一家小型超市,经营日用百货,最近又新上了一些时令蔬菜。那些菜新鲜但摆放零乱,根部还带着泥土和少许发黄的菜叶,一看就和大超市里那些捆扎整齐的蔬菜不一样。开店的是一位憨厚的中年女子,说菜是自己乡下的娘家人种的,无公害,小超市的生意因此还算不错。

然而,最近一次去买菜的时候,我明显感到了有些不一样,那些菜虽然仍不如大超市里的整齐好看,但明显干净了许多。看到我,老板娘也不像以往那样主动帮我拿菜,而是把头扭向里边,大声喊着:“有顾客来了,过来称菜!”随着窸窣窸窣的一阵响动,从最里边的货架后面,一个和老板娘年龄相仿的中年男子慢吞吞地走了出来。男子嘴角是歪的,右手向下垂着,手指蜷起,走起路来很是吃力。“这是俺当家的,让他招呼你吧。”看到男人出来,女人转身上了二楼。

男人的手上沾满了泥土,我问他:“菜是你择的吧?”男人嗯了一声,含混不清地又说了句话,口水便顺着嘴角流了下来。我仔细琢磨了半天,才明白他说的是菜择得不太好。我说:“菜择得很干净呢!”男人抬头看了我一下,眼睛里有亮光闪过。

那天我要了三样菜:菠菜、蒜黄和小白菜。男人用那只还算灵便的左手拿起方便袋用嘴吹开,再挂到蜷起的右手上,然后用左手把菜装到袋子里,往往一把菜要重复几次才能装进去。我伸手想帮忙,男人说不用。本来常人一分钟就能搞定的事,男人用了五六分钟才把菜装好,然后拿到电子秤上称重。等了半天,男人才一份一份算好,总共十二块六,他慢慢接过我递过去的二十元钱。

看着男人费力地做着这一切,本就等着着急的我,心里不免责怪起老板娘来:“男人都这样了还让他干活,真是懒女人。”接过男人找的零钱,我拎着菜心怀不满地走出了店门。

“等一下!”身后,老板娘拿着一把香菜追了出来。

“耽误了你很长时间,真是对不起,这把香菜送给你吧。”老板娘一如原来的厚道,把香菜硬塞进我的袋子里,嗫嚅了半天,才说清楚事情的原委。

原来,老板娘的丈夫正值壮年却突然患上了脑血栓。男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情绪很是低落。去医院做康复训练不光需要人陪伴,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大笔钱,而超市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,女人没这个精力更没有那么多钱。踌躇很久,又参考了很多保健书,女人才决定让男人到超市来做些活以利于康复。因为男人动作很慢耽误了顾客时间,每次有顾客来买菜,女人总会额外赠送一份弥补心里的不安。

我这才明白,那些择菜称菜、装袋算钱的动作,是女人给男人设计的一套康复操,既活动手脚又锻炼大脑,还维护了男人的自尊。

原来爱也可以是这样的。

遥远的四合院

□魏竹生

提起四合院,人们也许立刻会想到北京。其实,在遥远的西北边疆,我们这群老知青也曾住过四合院,而且是两百来人住的大四合院。

五十年前,我们三百多个“南京娃”响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,来到新疆塔里木盆地边缘。刚到农场时,我们三百多人组成一个营三个连队。三连在农场附近住知青宿舍。一二连则在离场部十多里远的地方,借住维吾尔族生产队的仓库会议室及一些闲置民房。

半年后,在离我们住处两千米开外的地方,农场划出了一块百十亩的长满野草的荒地,作为我们两个连队将来的安身之处。地盘划好后,场领导从两个连队抽调三十多个男女生,组成一个基建排到县建筑队去学习建筑。余下的人女生平整场地,男生打砖坯。由于划出的土地呈四方形,从县上请来的建筑师经实地查看后,决定东西南北全部盖房,每边十多间屋,总计五十多间。拿到设计图纸后,就等我们这些“南京娃”照葫芦画瓢了。

新疆农村盖房大多用大砖坯,长宽厚均是一般砖坯的两倍多。一个模子可以倒三块砖坯,灌满泥浆的模子至少也有三四十斤重,每人每月要完成一千五百块。刚开始,多数人每天干到月亮升起才收工。经过三个月的强力劳动,大家的两只胳膊变粗了,全身的肌肉也发达了。

再说女生平整场地,也不简单。偌大一块场地,先将杂草清除尽,铺上从塔里木河边运来的碎石子,用夯锤将石子砸进地层,上面再铺上一层细沙、黏土、水泥、石灰混合一体的泥浆。场地平整好以后,连领导又派出十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,采伐回来一批又一批上等木材。

那天,随着爆竹声震天响,大伙儿开工建房了。地基夯实一间盖一间,瓦工们非常熟练地操起瓦刀,将墙面砌得整齐有序。木工将刨好的房梁,凿好的榫眼,安装牢固后,用升降机将房梁稳稳地架在房屋上。屋顶用轧碎的麦秸玉米秸掺进泥灰里,搅拌均匀后铺在房顶上已盖好的油毛毡及芦席上抹平……

四合院中间的院子有半个足球场大,开会做操,忆苦思甜饭,跳忠字舞,摔跤拔河跳绳打篮球,统统在大院中进行。这大院曾经为知青中第一对新婚夫妇举办过大型婚宴,两百多人一起吃喝弹唱,那喜庆场面要多热闹有多热闹。

尽管离开新疆四十多年了,但一二连知青至今依然忘不了那个四合院,那可是我们亲手盖起来的啊!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82号

《苦恼》【俄】·托尔尼

嫁给“一群人”

□董行

老公有很多朋友。结婚之前,每次去他那儿,都热闹得很,不是几个人在家里玩游戏,就是成群结队地出去吃饭、游玩,我也总是兴奋地加入其中,从没觉出有什么不妥。直到结婚后,我才发现,自己不是嫁给了一个人,而是一群人。

结婚后,梦想过二人世界的我跌入了一个“噩梦”中。他的那帮朋友大多还是单身,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建立了“根据地”,我们的小家也就成了他们坚固的大后方了。他们到了我们家比在自己家还自由,东西放啥地方,他们个个门儿清。我有支气管炎,所以煞有介事地在墙上贴了“禁止吸烟”的字幅。可那帮朋友却取笑我:禁止吸烟,还罚款吗?

不管是周末、节假日,甚至是很平常的日子,他们都能找个借口庆祝一下,大吃大喝一番。我强打着精神送走他们,还得收拾一堆烂摊子。最气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对我说:“我进你们家门的时候,你还不知在哪儿呢!”

我不止一次对老公抱怨、发牢骚,老公也很无奈,安慰我的都是同样一句话:等他们结婚就好了。于是,这就成了我的一个心愿,一有好姑娘就开始琢磨介绍给谁比较合适。我比他们自己都盼望着他们早早地结婚,然后,就没有那么多无聊的时间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每当听到他们中有要结婚的,我都会心甘情愿地奉上一个厚厚的红包,送上一份最真挚的祝福。

童年的门

□张华梅

通往童年的记忆里总有一扇门,时而敞开,时而紧闭。门内是我温馨的家,有父亲母亲忙碌的身影,有爷爷奶奶和蔼的笑脸,有弟弟妹妹调皮的吵闹,还有我喜欢的童话书和小黑狗。门外是未知的世界,有时风和日丽有时狂风暴雨,有时百花盛开有时风舞落叶。

这扇门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却又不为我所控,它永远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,但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打开。在我需要回忆童年的时候,门往往是上锁的,我怎么也找不到开门的钥匙。不经意间,这扇门又自动为我打开,屋内还是旧时的摆设,连我当年骑过的小木马,还一副虎生威的姿态。

这是一扇真实存在的门,也是童年时我家唯一的门。门大多时间并未上锁,在外玩累的我回家时只要轻轻一推,门就能应声而开。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,像母亲的呼唤,像随口而出的童谣,像迎我回家的小狗的欢叫。即使门偶尔锁着,钥匙也是放在门旁的猫洞里,拿出来开门便是。后来我经常想起这个细节,那时全村每家的钥匙都放在猫洞或者窗台,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,其实锁门没有实在意义,对小偷而言,完全是不设防的,但听说谁家少了东西。

多少次,我给我的孩子讲述这扇门,讲述我对它难以割舍的感情。可孩子并不为所动,我知道,在他心中,也有一扇属于自己的童年的门,和我是不一样的。

微观

○○○

中年发

吕雪莹

青春背我堂堂去,白发欺人故放生。雪白一根头发,以某种弧度静静躺在我手心里,闪烁着几许苍凉,几许肃穆。一抬手,那根白发轻飘飘飞了去,掉在地上,不见了。

染发该算积极的自我暗示吧?揽镜自照,头发尚黑,青春尚浓。只是这染过的头发万万扛不起十年的使命,顶多两个月,即新老交接,黑白驳杂。这会儿的头发,较之不染时更显颓唐。

我不染发。上帝说,白发是荣耀的冠冕。一个岁月,一个生活,是两条闪闪发光的银线,不眠不休为人编织这顶桂冠,在合适的时候给你加冕,你将在自己的地界坐着为王,笑傲所有已过的时光。

《仙剑》·夏天

小柏君

南京已进入了高温天,房间里的我在写暑假作业,房间外的表弟正在看《仙剑V》。从《仙剑I》到《仙剑V》,李逍遥已从原先那个风流倜傥的逍遥哥哥变成如今的逍遥爷爷了。而我也从当初的小孩成长为为了准高三学生。也许95后的《仙剑》是李逍遥和赵灵儿,05后的《仙剑》是姜云凡和唐雨柔。历经多少个夏,《仙剑》拍了多少部,提起《仙剑》我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李逍遥与赵灵儿并肩看红色蒲公英。恍惚间耳畔似又响起了《杀破狼》的旋律。

母亲的菜园

李职贤

菜园里种着各种时令蔬菜,一株株,一垄垄,像列队等待首长检阅的士兵。茄子正在开花,南瓜拖着长长的藤蔓,一根根豆角像小姑娘的辫子,碧绿的青菜如刚出土的玛瑙……母亲拿着一个一米多长的水勺,身子前倾,随着勺起勺落,清冽的溪水均匀地浇灌在蔬菜的根部。母亲的动作轻柔而敏捷,如慈母给嗷嗷待哺的婴儿喂食,又如丹青妙手在宣纸上涂鸦,温煦的阳光打在她脸上,晨风吹拂,菜叶微微,簌簌有声,好像不断说“谢谢”……

此情此景,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,数十年如一日。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早上,母亲几乎都在菜园里度过,菜园里的蔬菜永远蓬蓬勃勃,郁郁葱葱,无论什么时候,一家人都可以吃上新鲜的蔬菜。都市的繁华,留不住母亲眷恋故乡的心,挡不住她对菜园的思念。每次才住上几天,便嚷着要回去。她爱我们,也爱那片菜园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